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中短篇小说选



跳来跳去的女人

[俄] 契诃夫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中短篇小说选

跳来跳去的女人

〔俄〕契诃夫

赵云峰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乌力吉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海拉尔市新春路08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金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0 字数：2100千字

2002年4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06-913-1/I·364

定价：416.00元

目 录

跳来跳去的女人	〔俄〕契诃夫	(1)
马卡尔·楚德拉	〔俄〕高尔基	(25)
白毛狮子狗	〔俄〕库普林	(38)
从旧金山来的先生	〔俄〕蒲宁	(66)
一个人的遭遇	〔前苏联〕肖洛霍夫	(86)
塔 曼	〔俄〕米·尤·莱蒙托夫	(117)
魔 障	〔俄〕米·阿·布尔加科夫	(128)
安东诺夫卡的苹果	〔俄〕伊·布宁	(171)
松 树	〔俄〕伊·布宁	(185)
弟 兄 们	〔俄〕伊·布宁	(196)

跳来跳去的女人

〔俄〕 契诃夫

赵云峰 译

在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的婚礼上，她所有的朋友和要好的熟人都来参加了。

“瞧瞧他吧！真的，他不是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吗？”她朝她丈夫那边点一点头，对朋友说，好象要解释她为什么缘故才嫁给一个普通的、很平常的、无论在哪方面都不起眼的男人似的。

她的丈夫奥西普·斯捷潘内奇·戴莫夫是医师，论官品是九等文官。他在两个医院里做事：在一个医院里做编制以外的主任医师，在另一个医院里做解剖师。每天早晨从九点钟到中午，他在门诊给人看病，视察病房，午后搭上公共马车到另一个医院去，解剖死去的病人。他私人也行医，但收入微薄，一年不过有五百卢布光景。如此而已。此外关于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另外，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和她的朋友、相好的熟人，却不是非常平常的人。他们所有的人都在某一方面有出众的地方，多多少少有点名气，有的已经成名，被人当做名流看；有的即使还没有成名，却有将来会成名的灿烂希望。有一个剧院的演员，早已是公认的大天才，他是一个优雅、聪明、谦虚的男子，又是出色的朗诵家，教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朗诵。有一个歌剧演员，是性情温和的胖子，叹口气对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肯定地说，她毁了自己，如果不是她懒惰，肯下决心，她就会成为出色的歌唱家。其次，有好几个画家，其中打头的一个是风俗画家、动物画家、风景画家里亚包甫斯基，他是一个很漂亮的金发青年，年纪二十五岁，画展开得很成功，最近画成的一张画就卖了五百卢布，他修改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的画稿，对她说她将来很可能有所成就。此外，还有一个

拉大提琴的音乐家，他的乐器总是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他公开声明，咱他认识的所有女人当中，能够给他伴奏的只有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再其次，有一个文学家，年纪轻轻，可是已经出了名，写过中篇小说、剧本、短篇小说。除此之外还有谁呢？哪，还有瓦西里·华西里奇，是地主，乡绅，业余的插图家和饰图家，深深爱好古老的俄罗斯风格、民谣和史诗，在纸上，瓷器上，用烟熏黑的盘子上，他简直能够创造奇迹。这伙逍遥自在的艺术家已经给命运宠坏，虽然既文雅又谦虚，可是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天下还有医师这种人，戴莫夫这个姓氏在他们听起来就跟西朵罗夫或者达拉索夫一样的无所谓。在这伙人当中，戴莫夫显得陌生、多余、矮小，实际上他个子很高身材魁梧。看上去，他仿佛穿着别人的礼服，长着店员那样的胡子。不过假如他是作家或者画家，那人家就会说他凭他的胡子会叫人联想到左拉了。

有一个演员对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说：她配上她那亚麻色的头发和结婚礼服，很像是一棵到了春天开满娇嫩的白花、仪态万方的樱桃树。

“不，您听着！”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对他说，挽住他的胳膊，“这件事怎么会突然发生的呢？您听着，听着！……我得告诉您，爸爸跟戴莫夫是一间医院里的同事。可怜的爸爸害了病，戴莫夫就在他的床边一连守了几几天几夜。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听着，里亚包甫斯基！……还有您，作家，听着，这事很有意思。走过来一点。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真诚的关心！我也好几个晚上没睡觉，坐在爸爸身旁。忽然间——了不得，公主赢得了英雄的心！我的戴莫夫没头没脑地掉进了情网。真的，命运有时是很离奇的。嗯，爸爸死后，他有时候来看我，有时候在街上遇见我，有这么一个晴朗的傍晚，他忽然向我求婚了……就跟晴天霹雳似的……我哭了整整一晚，我自个儿也没命地掉进了情网。现在呢，您瞧，我做他的妻子了。他结实，强壮，跟熊似的，不是吗？现在，他的脸有四分之三对着我们，光线暗，看不清楚，不过，等到他把脸完全扭过来，那您得瞧瞧他的脑门子。里亚包甫斯基，您说说看，那脑门子怎么样？戴莫夫啊，我们正在讲你呐！”

她向丈夫叫道，“到这里来，把你那诚实的手伸给里亚包甫斯基……这就对了。交个朋友吧。”

戴莫夫，温和而淳朴地微笑着，向里亚包甫斯基伸出手去，说：“幸会幸会。当年有个姓里亚包甫斯基的跟我同班毕业。他是您的亲戚吗？”

二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二十二岁，戴莫夫三十一岁。他们婚后生活很幸福。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在客厅的四面墙上挂满了她自己的和别人的画稿，有的配了镜框，有的没配，靠近钢琴和放家具的地方，她用中国的阳伞、画架、花花绿绿的布片、短剑、半身像、照片……把墙角布置得既热闹又好看而好看的墙角……在饭厅里，她用俗气的画片裱糊墙壁，挂上树皮鞋和小镰刀，在墙角立一把大镰刀和一把草耙，于是布置成了一个俄罗斯风格的饭厅。在寝室里，她用黑呢蒙上天花板和四壁，在两张床的上空挂一盏威尼斯式的灯，门边安一个假人，手握一把戟，好让这房间看上去像是一个岩穴。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对青年夫妇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窝。

每天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就弹钢琴，或者要是天气晴朗，就画点油画。然后，到十二点多钟，她坐上车子去找女裁缝。戴莫夫和她的钱并不多，刚够过日子，因此她和她的裁缝不得不想尽花招，好让她常有新衣服穿，以引起别人的注意。往往她用一件染过的旧衣服，用些不值钱的零头网边、花边、长毛绒、绸缎，简直就会创造奇迹，做出一种迷人的东西来，不是衣服，而是梦。从女裁缝那儿出来，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照例坐上车子到她认识的一个女演员那儿去，打听剧院的新闻，顺便弄几张初次上演的新戏或者福利演出的戏票。从女演员家里一出来，她还要到某个画家的画室去，或者去看画展，然后去看一位名流——要么是约请他到自己家里去，要么是拜望，再不然就光是聊聊天儿。所有的人都快活而亲切地欢迎她，使她相信她自己很好，很可爱，很了不起……那些她叫做名人和伟人的人，都把她看做自己人，看做平等的人，异口同声地

预言说凭她的天才、趣味、智慧，只要她专心就会有所成就。她呢，唱歌啦、弹钢琴啦、画油画啦、雕刻啦、参加业余的演出啦，但这一切，她干起来，并不是凑凑数，而是表现了才能。不管她扎彩灯也好，打扮也好，给别人系领带也好，总之，她做得都十分有艺术趣味、幽雅、可爱。可是有一方面，她的才能表现得比在别的方面更明显，那就是，她善于很快地认识名人，不久就跟他们混熟。只要有个人稍有了一点儿名气，刚刚引得人们谈起他，她就马上认识他，当天跟他交成朋友，把他请回家里。每结交一个新人，对于她都是最好的事情。她崇拜名人，为他们骄傲，天天晚上梦见他们。她如饥如渴地寻找他们，而且永远也不能满足她这种饥渴。旧名人过去了，忘掉了，新名人来代替了他们，可是对这些新人，很快她就会看习惯了，或者腻味了，开始热心地再找新人，新伟人，找到以后又找。这是为什么呢？

到四五点钟，她在家里跟丈夫一块儿吃饭。他那种朴实、那种健全的思想、那种和蔼，令她感动和高兴。她常常跳起来，使劲抱住他的头，不住嘴地吻它。

“你啊，戴莫夫，是个聪明而高贵的人，”她说，“可是你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你对艺术毫无兴趣。你否定了音乐和绘画。”

“我不了解它们，”他温和地说，“我这一辈子专心研究自然科学和医学，根本没有工夫对艺术发生兴趣。”

“可是，要知道，这可很糟呢，戴莫夫！”

“怎么见得呢？你的朋友不了解自然科学和医学，可是你并没有因此责备他们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我不了解风景画和歌剧，不过我这样想，如果有一班聪明的人为它们献出毕生的精力，另外又有一批聪明的人为它们花大笔的钱，那它们一定有用处。我不了解他们，可是不了解并不等于否定。”

“来，让我握一下你那诚实的手！”

饭后，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坐车去看朋友，然后到戏院去，或者到音乐会去，过了午夜才回家。天天如此。

每到礼拜三，她总要在家里举行晚会。在这些晚会上，女主人和

客人们不打牌，不跳舞，借各种艺术来消遣。剧院的演员朗诵，歌剧演员唱歌，画家在纪念册上绘画（这类纪念册，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有很多），大提琴家拉提琴，女主人自己呢，也画画，雕刻，唱歌，伴奏。遇到朗诵、奏乐、唱歌等到了休息时间，他们就谈文学、戏剧、绘画，相互争论。在座的没有女人，因为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认为所有的女人除了女演员和她的女裁缝以外都乏味、庸俗。这类晚会，每次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女主人一听到门铃声就吃一惊，脸上带着得意的神情说：“这是他！”这所谓“他”指的是一个应邀而来的新名流。戴莫夫是不在客厅里的，而且没有人会想起他。不过，一到十一点半钟，通往饭厅去的门就开了，戴莫夫总是带着他那好心的温和笑容出现，搓着手说：

“诸位先生，请吃点东西吧。”

大家就走进饭厅，每一次饭桌上摆着的都是那些东西：一碟牡蛎、一块火腿或者一块小牛肉、沙丁鱼、奶酪、鱼子酱、菌子、伏特卡、两瓶葡萄酒。

“我亲爱的管家！”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说，快活地握着双手，“你简直太迷人！诸位先生，瞧他的脑门子！戴莫夫，把你的脸掉过来。诸位先生，瞧：他的脸活像孟加拉的老虎，可是那神情却善良可爱跟鹿一样。啊，宝贝儿！”

客人们吃着，瞧着戴莫夫，心想：“真的，他可真是很好。”可是很快他就会被他们遗忘了，他们只顾谈戏剧、音乐、绘画了。

这一对年轻夫妇挺幸福，他们的生活如流水一样，没一点障碍。不过，他们的蜜月的第三个星期却过得不非常美满，甚至让人发愁了。戴莫夫在医院里传染到丹毒，在床上躺了六天，不得不把他那美丽的黑头发剃光。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坐在他身旁，哀哀地哭，可是等到他的病好了一点，她就用一块白头巾把他那剪掉头发的头包起来，开始把他画成沙漠地带中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他俩都高兴。他病好以后，又到医院去，可是大约三天以后，他又出了岔子。

“我真倒霉，小母亲！”有一天吃饭时候，他说，“今天我做了四次解剖，我一下子划破了两个手指头。直到回家我才发现。”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吓慌了。他却笑着说，这没关系，他做解剖的时候常常会划破手。

“小母亲，我一专心，就变得大意了。”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担心他会害血中毒症，就天天晚上做祷告，结果总算没出事。生活又和平而幸福地流着，无忧无虑。眼前是幸福的，而且春天很快就要到来了，它已经在远处微微地笑，许下了一千种快活事。幸福不会有尽头的！四月、五月、六月：到城外远处一座避暑山庄去，散步，素描，钓鱼，听夜莺唱歌，然后从七月直到秋天。画家到伏尔加流域去旅行，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要以这团体的不能缺少的一分子的身分参加这次旅行。她已经用麻布做了两身旅行服装，为了旅行还买下颜料、画笔、画布、新的调色板。里亚包甫斯基几乎每天都来找她，看她的绘画有了什么进步。每逢她把画儿拿给他看，他就把手深深地插进衣袋里，抿紧嘴唇，哼了哼鼻子，说：

“是——啊。……您这朵云正在呼唤：它不是夕阳照着的那种云。前景有点嚼烂了，有些地方，您知道，有点儿别挪……您那个草屋有点透不过气来，悲惨惨地哀叫着……那个犄角儿应当画得暗一点。不过大体上还不错……我很欣赏。”

他越是讲得很高深，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理解得倒越容易。

三

在降灵周的第二天，吃过午饭，戴莫夫买了点小菜和糖果，到避暑山庄去看妻子。他已经有两个星期没看见她，非常惦记。他起先坐在火车车厢里，后来在一大片树林里找他的避暑山庄，总觉着又饿又累，心想待一忽儿他会多么逍遥自在地跟他妻子吃一顿晚饭，然后睡一大觉。她看着他带的一包东西，心里挺高兴，那里面包着鱼子酱、奶酪、白鲑鱼。

等到他找着避暑山庄，认出是它，天已黄昏了。老女仆说太太不在家，也许很快就回来。那避暑山庄样子难看，天花板很低，糊着写字的纸，地板不平，尽是裂缝，那儿一共有三个房间。一个房间里摆一张床；另一个房间里有画布啦、画笔啦、脏纸啦、男人的大衣和帽

子啦，随意丢在椅子上和窗台上；在第三个房间里，戴莫夫看见三个不认得的男子。有两个长着黑头发，留着胡子，另一个刮光了脸，身材矮胖，大概是演员。桌子上有一个茶炊，烧开了。

“您有事吗？”演员用低音问，不客气地瞧着戴莫夫，“您要见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吗？等一等吧，她很快就回来了。”

戴莫夫就坐下来，等着。有一个黑发的男子睡意朦胧、无精打采地瞧着他，给自己斟了一杯茶，问道：

“您也许想喝茶吧？”

戴莫夫又渴又饿，但是他没有喝茶，怕的是把吃晚饭的胃口弄坏。不久，他就听到了脚步声和熟悉的笑声，门砰的一响，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跑进房间来，戴一顶宽边草帽，手里提一个盒子；她身后跟着里亚包甫斯基，脸蛋绯红，兴高采烈，拿着一把大洋伞和一个折凳。

“戴莫夫！”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叫道，快活得涨红了脸。“戴莫夫！”她又叫一遍，把她的头和两只手都放到他的胸口上，“你来了！为什么你这么久没有来？为什么？为什么？”

“没有时间，小母亲？我天天忙忙碌碌，好容易有点空儿，不知怎么火车钟点又老是不对。”

“可是看见了你，我太高兴了！我整宵整宵地梦见你，我直担心你别害了病。啊，你再也不知道你有多么可爱，你来得巧极了！你要做我的救星了。也只有你才能救我！明天这儿要举行一个顶顶别致的婚礼，”她接着说，笑了，给她丈夫系好领带，“火车站上有一个年轻的电报员，姓契凯尔杰叶夫，要结婚了。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是啊，并不是愚蠢，你要知道，他脸上有一种结实的、熊样的表情……可以把他画成一个年轻的瓦利亚格人呢。我们这班消夏的游客，很感兴趣他，答应他说我们一定参加他的婚礼……他是个没有钱的、孤单单的、怯生生的人。当然，如果不关心他那是有罪的。想想吧！做完礼拜就举行婚礼，然后大家从教堂里出来，一直走到新娘的家里去……你知道，树木苍翠，鸟儿啼叫，一摊摊阳光照在青草上，我们这些人呢，被绿油油的背景衬托着，成了五颜六色的斑点，实在是别致

极了，有法国印象派的风味啊。可是，戴莫夫，我穿什么衣服到教堂去呢？”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说，做出要哭的样子，“在这儿，我什么也没有，简直一无所有！衣服没有，花儿也没有，手套也没有……你务必要救救我才好，既然你来了，那就是命运吩咐你来救我了。拿着这个钥匙，亲爱的，回家去，把衣柜里我这件粉红的衣服拿来。你知道那件衣服，它就挂在前面……然后，到堆房里，在右边地板上你会瞧见两个硬纸盒。打开上面的那个盒子，那里面全是花边，花边，花边，还有各种零头的料子，在那下面就是花儿了。把那些花儿统统小心地拿出来，可别压坏它们，亲爱的，回头我要在那些花儿里挑选一下……另外再给我买副手套。”

“好吧，”戴莫夫说，“明天我去取了，给你送来。”

“明天哪里行呢？”奥尔迦·伊凡诺芙娜问，惊奇地瞧着他，“明天怎么来得及啊？明天头一班火车九点钟才开，可是十一点钟就举行婚礼了。不行，亲爱的，要今天去才行，必须要今天去！要是明天你来不了，那就打发一个人送来也成。是啊，去吧……客车马上就要到了。别误了车，宝贝儿。”

“好吧。”

“唉，我真舍不得让你离开，”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说，眼泪涌到她的眼睛里，我这个傻瓜呀，为什么应许了那个电报员呢？”

戴莫夫飞快地喝下一杯茶，拿了一个面包圈，温和地微笑着，到车站去了。那些鱼子酱、奶酪、白鲑鱼，都给那两位黑头发的先生和那个胖演员吃掉了。

四

七月里一个平静的月夜，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站在伏尔加河一条轮船的甲板上，一会儿看看河水一会儿看看河岸。里亚包甫斯基站在她身旁，对她说：水面上的黑影不是阴影，而是梦，他还说迷人的河水以及那离奇的光辉，深不可测的天空和忧郁而沉思的河岸，都在向我们道明我们生活的空虚，述说人世间有一种高尚、永恒、幸福的东西，人要是忘掉自己，死掉，变成回忆，多美好啊。过去的生活庸俗

而乏味，将来呢，也毫无价值。而这个美妙的夜晚一辈子只有一回，不久也要过去，消融在永恒里，那么，为什么要活着呢？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一会听着里亚包甫斯基的说话声，一会儿听着夜晚的宁静，暗自想着：她自己是不会死的，永远也不会死。她以前从没见过河水会有这样的蓝宝石色，河水、天空、河岸、黑影、她灵魂里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喜悦，都在告诉她，说她将来会成为大艺术家，说在远方那一边，在月光照不着的那一边，在一个广漠无垠的天地里，成功啦、荣耀啦、人们的爱戴啦，都在等她……她，眼也不眨地凝神瞧着远方，看了很长时间，好像看见成群的人、亮光、音乐的胜利的节奏、痴迷的喊叫，看见她自己穿一身白衣服，花朵从四面八方像雨点般地落在她身上。她还想到跟她并非站着、用胳膊肘倚着船边栏杆的这个人，是个真正伟大的人，天才，上帝的选民……这以前他的一切创作都优美、新颖、不平凡，他那绝世的天才成熟起来，绚烂起来的时候，他的创作就会惊天动地，无限高超。这是只要凭他那张脸，凭他的说话方式，凭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就看得出来的。他以独特的语言，照他所独有的方式，讲到黑影、黄昏的情调、月光，使人不能不感到他那驾驭大自然的威力是多么慑人心魄。他本人很漂亮，有独创能力，他的生活没有一丝牵挂，自由自在，超然于一切世俗烦恼以外，跟鸟儿的生活一样。

“天凉了。”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说，打了个冷战。

里亚包甫斯基拿自己的斗篷给她披上，凄凉地说：

“我觉得我落在您的掌心里了。我成了奴隶。为什么您今天这样迷人啊？”

他一直凝神瞧着她，一动不动，他的眼睛可怕，她不敢看他了。

“我发疯地爱着您……”他凑着她的耳朵说，他的呼吸吹着她的脸蛋儿，“只要对我说一个字，我就不活下去，丢开艺术了……”他非常激动，嘟嘟哝哝地说，“您爱我吧，爱我吧……”

“别这么说，”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说，闭上眼睛，“这真可怕。而且，那戴莫夫怎么办呢？”

“戴莫夫是什么人？为什么跑出来一个戴莫夫？戴莫夫跟我什么

相干？这儿只有伏尔加、月亮、美丽、我的爱、我的痴迷，根本就没有什么戴莫夫不戴莫夫……唉！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不管过去，只求眼前给我一会儿……一会儿的快乐吧！”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的心跳起来了。她有心想想一想她的丈夫，可是她觉得一切往事，以及她的婚姻、戴莫夫、她的晚会，都好像渺小、琐碎、朦胧、不必要、远而又远了……说真的，戴莫夫是什么人？为什么跑出来一个戴莫夫？戴莫夫跟她什么相干？而且，他究竟是实有其人呢，还是只不过是梦？

“对他那么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来说，过去他享受到的幸福已经足够了，”她想，用手蒙上脸，“随他们批评我好了，随他们诅咒我好了。我呢，偏要这样，情愿灭亡，偏要这样，情愿灭亡！……生活里的一切该体验一下才对。天呐！可怕极了，可又痛快极了。”

“啊，怎么着？怎么着？”画家喃喃说，搂住她，贪婪地吻她的手，她软绵绵地想推开他。“你爱我吗？爱吗？爱吗？啊，什么样的夜晚！美妙的夜晚啊！”

“是啊，什么样的夜晚！”她低声说，瞧着他那双泪光闪闪的眼睛。然后她很快地回头看一眼，搂住他，使劲吻他的嘴唇。

“我们靠近基涅西莫了！”在甲板的那一头，有人说。

他们听到沉甸甸的脚步声。那是饮食间里的人走过他们身旁。

“听着，”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对那人说，高兴得又哭又笑，“给我们拿点葡萄酒来。”

画家因为激动而脸色发白，坐在凳子上，用爱慕而感激的眼睛瞧着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然后闭上眼睛，懒洋洋地微笑着说：

“我累了。”

他的头靠着栏杆。

五

9月2日天气温暖，没有风，但天阴沉沉的。一清早，伏尔加河上飘着薄雾，九点钟以后开始下小雨。天色一点也没有晴朗的希望。喝早茶的时候，里亚包甫斯基对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说画画儿是顶吃

力不讨好、顶枯燥乏味的艺术，说他算不得画家，说只有傻瓜才会认为他有才能，说啊说的，忽然没来由地拿起一把小刀，划破了他的一张最好的画稿。喝完茶以后，他满脸愁容，坐在窗口，眺望伏尔加。可是伏尔加毫无光彩，混浊暗淡，看上去冷冰冰的。一切的一切，都使人想起凄凉萧索的秋天就要来了。两岸的苍翠的绿毯、日光的灿烂的反照、透明的蓝色的远方，以及大自然的一切华丽的盛装，现在好像统统从伏尔加那里搬走，收在箱子里，留到来春再拿出来似的，乌鸦在伏尔加附近飞翔，讥诮它：“光啦！光啦！”里亚包甫斯基听着它们聒噪，想到自己已经走下坡路，才能尽失，想到在人世间，一切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愚蠢的，想到他不应该缠上这个女人……总之，他心情低落，郁闷。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坐在隔板那一面的床上，用手指头梳理她那美丽的亚麻色头发，一会儿幻想自己在客厅里，一会儿在卧室里，一会儿在丈夫的书房里。她的想像带她到戏院里，到女裁缝家里，到熟悉的朋友家里。现在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想念她吗？筹备晚会的时令已经开始了。戴莫夫呢？亲爱的戴莫夫！他的信多温柔，多么稚气而哀伤地求她赶快回家呀！他每月给她汇来七十五个卢布，她一写信告诉他说她欠那些画家一百个卢布，他就把那一百个卢布也汇来了。多么善良而慷慨的人！旅行使得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感到厌倦；她百无聊赖，她恨不能赶快躲开这些乡下人，离开潮气逼人的河水，摆脱周身不干净的感觉才好，这种不干不净是她从这个村子迁移到那个村子，住在农民家里时时刻刻都感到的。要不是因为里亚包甫斯基已经对那些画家认真的答应过要跟他们在此地一直住到9月20日，那他们今天就可以走了。如果今天就能离开，那多好！

“天呐，”里亚包甫斯基唉声叹气，“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太阳呀？没有了太阳，我实在无法接着画那幅阳光普照的风景画！……”

“可是你有一张画稿画的是阴云的天空，”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说，从隔板那一面走出来，“你记得吗，在右边的前景上是一片树林，左边是一群母牛和公鹅？现在你不妨把它画完啊。”

“哼！”画家皱起眉头，“画完它！难道您当我是那么笨，自己不

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你对我的态度变得好厉害哟!”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叹口气。

“哼，那才好。”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的脸抽搐着，她走开，到火炉那边去，大声地哭了起来。

“对了，就差眼泪了。算了吧！我有一千种理由要哭，可我就不哭。”

“一千种理由！”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哭道，“顶重要的理由是您已经嫌我了。对了！”她说，哭起来。“说实话，您在为我们的恋爱害臊。您一个劲儿地防着那些画家发现我们在恋爱，其实隐瞒是毫无用处的，他们早就全都知道了。”

“奥尔迦，我只求您一件事，”画家恳求道，把手按住心口，“只求一件事：别折磨我！此外，我也不求您别的了。”

“可是请您赌咒说您仍旧爱我！”

“真是让人烦透了！”画家咬着牙说，跳起来，“搞到最后我只好去跳伏尔加河，或者发疯了事！躲开我！”

“好，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叫道。“打死我吧！”

她到隔板的另一边接着哭去。雨哗哗地落在小屋的草顶上。里亚包甫斯基抱着头，在小屋里走来走去，接着脸色坚决起来，仿佛要向谁证明什么事似的，戴上帽子，把枪挂在肩上，走出小屋去了。

他走后，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在床上躺了很久，哭着。起初，她心想索性服毒，让里亚包甫斯基回来的时候发觉她死了才好，然后她的幻想把她带到客厅里，带到丈夫的书房里，她想象自己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戴莫夫身旁，沐浴在安宁和洁净之中，到傍晚就坐在戏院里，听玛西呢唱戏。她想念文明，想念城里的热闹和名流，把心都想痛了。一个农妇走进小屋来，不慌不忙地动手生炉子烧饭。一股木炭烧焦的气味在屋子里漂荡，空中满是淡蓝的烟雾。画家们回来了，穿着泥泞的高统靴，脸上挂着雨水，凝神瞧着画稿，用安慰的口气喃喃自语，说是哪怕遇到坏天气，伏尔加也自有它的妩媚，墙上，那个不值

钱的钟滴答滴答地响……受了冻的苍蝇聚在墙角里嗡嗡地叫，人们可以听见蟑螂在凳子底下那些大皮包里面爬来爬去……

里亚包甫斯基到黄昏时分才回来。他把帽子丢在桌子上，没脱他那泥泞的靴子，脸色苍白，疲惫无力地坐到椅子上，闭上眼睛。

“我累了……”他说，皱紧眉头，竭力想抬起眼皮来。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为要对他殷勤，表示她没愠气，就走到他面前，默默地吻他一下，把梳子放到他那金色的头发里面去。她想给他梳一梳头。

“怎么回事？”他说，打个冷战，睁开了眼睛，似乎有什么凉东西碰到他身上似的。“怎么回事？请您躲开我，我求求您。”

他推开她，走了。她感到他脸上的神情充满了憎恶和厌烦。这当儿，农妇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手给他端来一盆白菜汤。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看见她那大手指头浸到汤里去了。腆起肚子的肮脏的农妇、里亚包甫斯基吃得津津有味的菜汤、那小屋、这整个生活（她起先由于这生活的单纯和艺术性的杂乱而深深爱好过），如今她觉得这些真可怕。她忽然觉得受了侮辱，就冷冷地说：

“我们得分开一个时期才成，要不然，由于无聊，我们会大吵一架的。可是我并不想这样。我今天要走了。”

“怎么走法？骑着棍子走？”

“今天是星期四，因此九点钟有一班轮船到这儿。”

“哦？不错，不错……嗯，好，走吧……”里亚包甫斯基轻声说，用毛巾代替手巾擦了擦嘴，“你闷在这里，没事可干，没有人留你的，谁就一定是一个大大的利己主义者。走吧，到本月 20 号以后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兴高采烈地收拾行李。她的脸蛋儿甚至高兴得发红了。她问她自己：难道真的她不久就要在客厅里画画，在寝室里睡觉，在铺着桌布的桌上吃饭了吗？她感到心情轻松，她不再生画家的气了。

“我把颜料和画笔统统留给你，里亚包甫斯基，”她说，“凡是留下来的，你都带着就是……注意，我走以后，别犯懒，也不要太郁